



奔走十餘載覓物萬千件 藝術家夫婦拼湊老廣州煙火輪廓

撿來一座博物館 留住城中村往昔冷暖

「任何困難痛苦都捱盡」 舊家書道盡異鄉打拚艱辛

特稿

一對手捧鮮花和紫荊花旗的瓷娃娃上，有人用簽字筆珍而重之地描上「香港一九九七」字樣；兩本蓋滿通關印章的往來港澳通行證上，記錄着千禧年代初，兩位廣州市民來往港澳的頻密行程；一冊滿是四大天王、旋風小子、小虎隊等港台明星寫真的相簿，勾勒出當時風靡一時的時尚風潮……改革開放後，作為「南大門」的廣州，經濟迎來飛速發展，城市裏處處湧動着生機與活力。那時的廣州，既有潮流的都市生活、多元的娛樂文化，又有着與海外緊密聯結的便利，這樣的城市魅力，吸引了大量外來務工者前來落腳。對他們而言，廣州不僅是打拚謀生的地方，更是一扇能讓他們觸摸現代城市生活、窺見廣闊世界的窗口。

「城中村與香港、與海外，其實藏着千絲萬縷的聯繫。」張曉靜和陳洲說。這些年在城中村撿拾物件時，他們收回了不少來自香港及國外的舊信件。這些紙張泛黃的信件，不僅記錄着那個時代裏廣州與海外的血脈羈絆，更從側面勾勒出另一番鮮為人知的打工歷史與遷徙故事。其中，有兩封寫於1969年的香港來

信格外特別。信中，署名「五姑太蘭玉桃」的寄信人，先後回覆侄兒一家的問候，字裏行間道盡在異鄉的不易：「來港十多年，任何困難痛苦都捱盡」「現在港各人平安，今年生活生意困難」。樸素的字句裏，藏着一代人在時代浪潮中的掙扎與堅守，成為一份極具溫度與史料價值的民間記錄。

越洋信件滿是牽掛 平實字句浸透鄉愁

除此之外，還有幾封從新西蘭寄來的越洋信件。信中，身在海外的女兒向遠在廣州的父母述說在異國他鄉打拚的艱辛，以及對家人的深切牽掛。她既會分享「孩子聽話懂事，放學都幫手做事，一家各個都好」的安穩日常，讓父母安心；也會帶着些許無奈數落「弟弟不肯學英文，不肯留在新西蘭賺錢，不夠爭氣」的小煩惱；更記掛着父母的生活，時常隨信附上「生日錢」「過年錢」。為了方便父母回信，她還在信末細心標註出父親英文名字的正确寫法，連細微之處都考慮得周全。那些平實的字句裏，沒有華麗的辭藻，卻字字浸透着跨越山海的鄉愁，將一份牽掛與孝心娓娓道來。

廣州市海珠區怡樂社區的一片民房中，順着怡樂七巷往裏走十餘米，一座外牆貼滿藍、綠色鉛製門牌的小平房映入眼簾：官祿巷、潛龍里、接雲大街……一條條早已在城市變遷中「消失」的城中村舊街巷，被這些門牌重新拼湊在四方牆面上，勾勒出老廣州的煙火輪廓。

過去數十年間，大量農居村莊被捲入城鎮化浪潮，先是成為「都市裏的村莊」，又為了適配時代發展歷經多次拆建。泛黃舊照片、停轉的錄音機、斑駁的印花木框鏡、「包租公」寫下的細緻賬本、藏在證件裏的民國印花稅票……每打開一扇櫃門，都是一次與舊時光的重逢，在這座「撿來的博物館」裏，它們靜靜訴說着故事，成為千家萬戶曾在此生活、奮鬥的珍貴見證。

●文/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紫妍 廣州報道

這座博物館的展品與故事，是留法歸國藝術家陳洲、張曉靜夫婦在過去十幾年間，從拆遷的城中村裏一點點「撿」回來的。2010年，為配合廣州亞運會的籌備工作，琶洲、獵德等9條城中村啟動清拆。承載着數萬甚至十多萬居民生活記憶的城中村，將從城市版圖中徹底消失。夫妻倆開始去村子裏「撿垃圾」，想為時代變遷留下隻言片語。

昔日密集的「握手樓」，已變身廣州最繁華珍貴的地段，摩天大樓鱗次櫛比，夜幕下流光溢彩，數十萬外來務工者曾曾居於此的痕跡幾不可見。夫婦倆決定將搜集而來的城中村「破爛」正式集中展覽，攤開城市發展的縫隙，陳列此間人生。

和許多打工者一樣，城中村也是張曉靜和陳洲落腳廣東的第一站。一回國，他們就住進廣州大學城旁的城中村裏。這些村落嵌在城市中，還保留着水磨坊、宗祠、石板街等古舊元素，讓兩個北方人感到十分新鮮。不久，大片城中村動遷，吸引着他們更深入地走進這些城中村落，了解其中龐大打工者群體的故事。

城漂生活落腳地 承載奮鬥印記

「如果說廣州像一個巨人，城中村就是他的胃，是支撐城市前行的動力系統中重要的一部分，少了城中村廣州的運轉恐怕會陷入癱瘓。」陳洲說，每個城中村幾乎都有着完整的「自給體系」，吃飯睡覺、剪髮買衫、就醫求學，甚至有些人工作都不用出村。例如廣州龐大的製衣產業，核心生產環節便主要集中在康樂、鷺江等城中村。對許多外來打工者而言，城中村更是他們與廣州的「全部連接」，他們在這裏落腳、打工、攢錢，然後返回家鄉，把最鮮活的奮鬥青春留給了這座城市。

這總讓陳洲想起老家的人。陳洲來自安徽大別山區的農村，是中國第一所希望小學的畢業生，當地幾乎95%的孩子，十幾歲就要外出打工，他的兄弟、同學基本都如此。「我哥有時一年只回一次家，那時家裏沒有電話，臘月下雪的天裏，我們就朝山頂上望，等他回家。那時我就想，我絕對不能打工。」

不過出外留學時，陳洲和張曉靜依然不得不靠打工維持生活，做超市搬運工、開貨車、當洗碗工、做服務員……那些奔波勞碌的日子，讓兩人多了一份共情普通人的「底層精神」。到了後來，陳洲和張曉靜發覺，出去打過工的人總會反覆回憶那段青春，這些歲月其實是他們人生的重要構成。也正是這份感悟，讓陳洲和張曉靜愈發清晰地意識到城中村的文化價值：它不只是承載城市發展的歷史載體，更像是一個「記憶容器」，為無數默默無聞的普通人，留存下他們在城市裏奮鬥、生活的珍貴生命印記。

舊門牌老地名 留存城市記憶

博物館外牆上密密麻麻的兩千多塊舊門牌，是張曉靜和陳洲十幾年來最重要的「城中村收藏」。他們共收集了7,000多塊這樣的舊門牌，上面許多地名是從古漢語和方言中沿襲下來的，有的從元明時期沿用至今，「村子一拆，這些有年頭的老地名可能就消逝了。傳統地名背後所承載的歷史淵源、地域文化與集體記憶，也會隨之慢慢淡去。」

兩人四處撿「垃圾」，常讓旁人誤以為他們是靠收廢品謀生的人。「就連真正以收破爛為業的人，都忍不住過來提醒說，『老鄉，你們撿這些舊門牌沒用

啊，這不值錢，要撿就撿那些能賣錢的鋼鐵，那個才划算。』說起當時的際遇，張曉靜忍不住笑了起來。

這個項目受到了多方關注，有策展方邀請他們把這份特殊的「記憶藏品」打造成公共藝術展陳作品。為了讓作品更具廣度與共鳴，夫婦倆又從全國各地收集了兩千多塊舊門牌，最終將這些承載着不同地域記憶的門牌，拼貼在一面長12米、高3餘米的展牆上。這件以「故

▲張曉靜和陳洲從拆遷的城中村裏一點點「撿」回來一座博物館。
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



▼怡樂社區一座貼滿門牌的小房裏，有一座「撿」來的博物館。

鄉」為主題的作品，被安置在深圳地鐵香梅站站廳層主通道的最中央背牆上，成為該地鐵站的永久展陳。

陳洲記得，「當時有位幫我們貼門牌的裝修工人，貼完後沒立刻走，站在那裏看了好久。我問他在看什麼，他說在看一塊上海『楊樹浦路』的門牌，那是他從小長大的地方，後來也因拆遷變了模樣。」

難捨舊居情 村民重返憶昔時

城中村不僅是外來工初到城市的立足之地，也是世代居住於此的村民心底最深的鄉愁寄託。一次，在即將拆遷的琶洲村，陳洲碰見一位早已搬走的屋主獨自返回，「他身上帶着酒氣，看得出來對這裏格外捨不得，在空蕩蕩的老房子裏來回地轉，從屋外的窗戶、池塘，到屋裏的樓上樓下，飽含深情地端詳着每一處細節。我就在一旁靜靜看着，繼續收拾那些被留下的舊物。」從夫妻喜結連理到孩子出生成長，這座由屋主自己建造的房子參與了一家人的幸福過往，在被完全拆毀前，又最後一次迎接了它依依不捨的主人，那個時刻讓陳洲感動至今。

「城中村的搬遷，影響着無數人的生活軌跡與人生走向。他們在這些街巷裏度過了人生中至關重要的階段，所有的經歷、情感和青春歲月都留在了這裏。」陳洲和張曉靜感慨，每一個平凡個體都有着對記憶的珍視和對情感的需求，可城市發展的腳步太過匆匆，往往容易忽略這份源於人的本能需求。

那些在宏大的城市發展敘事中，幾乎被完全抹去的普通人的生存痕跡，喚起了他們心中最本能的記錄衝動，支撐着他們用十幾年的時間四處奔走、默默撿拾，只為在時代變遷的縫隙裏，為這些即將消逝的平凡故事與珍貴記憶，留住一處得以安放的角色。

廣州近300城中村容納約三分之一常住人口

過去數十年間，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後，中國經歷了全球範圍內規模最大、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，城鎮化率從1949年的11%穩步提升至2024年的67%。在這一浪潮中，大量原本位於城市邊緣的農村，被迅速擴張的都市版圖逐步包圍。由於土地性質與制度的限制，這些農村土地無法直接轉化為城市建設用地，為了適配城市激增的居住需求，村民們紛紛在自家宅基地上建起密集的「握手樓」，最終形成了「城中村」這一兼具鄉村肌理與城市功能的獨特景觀。

作為城中村現象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，廣州的近300個城中村容納了全市約三分之一常住人口，多年來既是數百萬人在異鄉的「臨時家園」，更是城市發展歷程的生動縮影。它們以低廉的租金，為前來大城市打拚的農民工、剛畢業的大學生等群體提供了寶貴的生存空間，成為這些人融入城市、追逐夢想的起點；卻又在城市更新改造中被大量拆改重建。這場關於城中村的變遷，深刻影響並塑造了生活在其中的無數個體的命運軌跡。

新聞鏈接



●改造之後的博物館，每一扇櫃門打開都是一次時光回溯。

出租屋內獎狀滿牆 勾勒流動兒童成長路

博物館裏有一卷「富春山居圖」，記錄着幾位小孩被遺留在城中村裏的童年。「像林和村拆得比較急，幾天時間就很難進村了。」張曉靜笑着說，夫婦倆每天穿梭在轟鳴的推土機旁和坍塌的屋舍裏「搶救垃圾」。一天，他們為避雨躲進一間出租屋，抬頭看到幾十張紅燦燦的獎狀齊整整貼了一牆，在空蕩陰暗的屋內無言閃爍着光彩，兩人當即震撼得流下淚來。

牆上的獎狀屬於徐小惠等三個外來工小孩，記錄了他們從幼兒園到初中的成長路徑，也折射出浩蕩鄉遷徙的一角：如潮的打工大軍從內陸奔赴沿海，無數兒童或留守家鄉，或像這些獎狀的主人一樣，跟着父母成為「流動人口」。他們的優異成績，是家人在陌生城市中的驕傲和希望，卻又在拆遷中成為帶不走的回憶。

張曉靜和陳洲將整面牆的獎狀揭下來，貼成長達17米的卷軸，取名「富春山居圖」。這件作品曾引起不小反響，徐小惠的父親看到媒體報道後輾轉聯繫上陳洲，告知他們一家人都已回到湛江老家，但之後又斷了音

訊。直至今日，陳洲和張曉靜偶爾還會想起這家人，忍不住牽掛：「他們現在過得怎麼樣了？」而像徐小惠一家這樣，曾在城中村留下奮鬥足跡，而後又悄然離開的打工者與家庭，在廣州的大小城中村中，還有無數個。

高樓取代「握手樓」 江西老表離穗返鄉

當曾經密密麻麻的「握手樓」，被高樓大廈取代，一些在城中村落腳的人選擇告別這座城市，回到既熟悉又陌生的家鄉。陳洲記得楊箕村有位江西老鄉，專門做低價床品、桌椅的生意，一幹就是二十多年，靠着這份小營生在廣州站穩了腳跟，直到拆遷的消息突然傳來，平靜的生活被打破。「我二十多年沒種過地了，但現在不得不回去。」一邊是飛速向前、不斷變化的廣州，一邊是多年未歸、彷彿停滯的家鄉，他像落在了真空地帶，不知所措。離開廣州前，他在一個舊音響上寫下「希望廣州人永遠能聽到江西老表的聲音」，並把它留給陳洲夫婦，如今，這台帶着特殊字跡的音響，也靜靜陳列在博物館裏，訴說着一段關於離別與牽掛的故事。



●張曉靜和陳洲將一面獎狀牆揭下保存。

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